



铁娃娃

TIE WA WA

李伯宁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铁娃娃

李伯宁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铁娃娃

李伯宁 著

徐通潮 插图·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.875 字数 60,000

1980年1月第1版 1980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,000

统一书号: R10024 3657 定价: 0.23 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个集子共收入中、短篇小说三篇，写的都是冀中地区少年儿童抗日的斗争故事，较成功地塑造了曹小娃、侯时兴、淘气等抗日小英雄的形象，生动地反映了在抗日战争时期，我国少年儿童和大人们一起，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精神风貌。



目 录

铁 娃 娃.....	1
小 猴 子.....	58
淘 气.....	104

铁娃娃

一 第一次见面

在一个人的生活里，总有些难忘的人和事。我永远忘不了在抗日战争中的一位小英雄——曹小娃。

我第一次认识小娃，是在一九四二年的春天。

一天早晨，我同民政科长老段、妇联的小李和警卫员小马，到车庄去布置春季反“扫荡”工作，刚走到车庄村口，被两个手持红缨枪的小学生拦住了去路。

“同志！是哪部分的？看看通行证！”

这一下把我们慌了。因为我们今天出来的时候很仓促，谁也忘记了带通行证。我只好笑着向他们解释说：

“小同志！我们是县里的，今天忘记了带通行证，村里的干部都很熟悉，绝没错儿！”

其中一个白胖的小学生，向我斜了一眼，摇了摇

头说：

“那不成！村长有话，县里有令，没有通行证谁也不能放过。”

是的，最近特务确实很活跃，我们曾给各村下令，要加强岗哨。

老段同志笑了。他说：

“小同志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咱们县长……”

老段本来想介绍一下我们的身分来解围，谁知道这句话倒把事情弄糟了。这个小學生认



为他是故意用大牌子唬人，所以不等老段说完，就狠狠地翻了他一眼，顶了过来：

“我不管你县长不县长，反正没有通行证就过不去！”

事情僵住了。老段对我吐了吐舌头，格楞格楞了眼，表示没了辙。我没有办法，只好笑嘻嘻地再和小学生商议：

“小同志，你做得很对。可是我们今天到你们村里来，有重要的公事；你不放我们进去，就要耽误工作。这样吧，你先带我一个人去见见村长，叫他们先在这里等一等，可以吗？”

他瞅了我一眼，稍微犹豫了一下，同意了我这个办法。他指着我说：

“走！你跟我走！”然后，又指着老段他们，嘱咐他的伙伴——一个和他年纪差不多的小姑娘说：

“秀女！你看着他们！别放他们走！”

他提着红缨枪，象押解俘虏似地把我带到民兵队部门口。我想和他一起进去，他却一把拉着我，命令我说：“你先在这等一等，别动！”说着，独自跑了进去。

一会儿，他和村长出来了。村长一见我就笑了：

“好哇——小娃！你连县长也不认识？”



小学生一听，楞了一下。他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，缩了缩脖子，说了句：

“可是他没带通行证嘛！”接着，扮了一个鬼脸，撒腿就跑。

我想问他几句话，可是一把没拉住，他脱手跑掉了。随后，村长告诉我：

“他姓曹，叫小娃，是这村的儿童团团长，

今年十三岁。他爹叫曹老路，是个好干部。前年（一九四〇年）春天日寇大‘扫荡’时，曹老路掩护妇女老小们撤退，走慢了一步，给日本鬼子抓住了。当时，日本鬼子要他带路找游击队，要他找‘坚壁’^①的粮食，他都拒绝了。鬼子把他倒背着手吊在树上，用沾

① 在作战略撤退时，把不能带走的粮食、柴草、木料、家畜等设法藏起来，叫“坚壁”。“坚壁”是“坚壁清野”的简称，是中国古代军事上的术语，是一种战术。当时日寇曾经提出“以战养战”的侵略计划，想利用中国人打中国人，利用中国的物资来补给它的消耗；我们就用“坚壁清野”的战术来对付它。

了水的皮鞭子打他；他可真不含糊，一声没吭。最后，鬼子当着小娃和他娘的面把老路挑死了！……这孩子聪明、能干，从去年就当上了儿童团团长，领导孩子们唱歌、练体操、站岗放哨、募集慰劳品，以及做宣传工作什么的，可带劲呢。这孩子劳动也不赖，自从他爹死了以后，种地能顶半个人了。这孩子大了准错不了……”

村长满口称赞他。我虽然和他是第一次见面，但也很喜欢他：觉得他聪明，办事认真，还满有点魄力，确实是个好娃娃。从此，我就认识了他。

二 仇 恨

车庄是三个县交界的一个边沿村庄。敌人每次进行“扫荡”时所用的人马，都是由各个据点临时拼凑起来的。当时，如果不是大规模的联合“扫荡”，敌人便轻易不敢到边远的地区去。即使偶尔去一次，也不敢呆多久。所以各县交界的地区，是敌人鞭长莫及的地方，也是坚持反“扫荡”的好根据地。车庄有这个地理上的好条件，又有群众基础，加上地道和民兵都是全区的模范，因此，县的领导机关，选定了车庄和车庄附近的村庄，作为今年春天坚持反“扫荡”

的根据地之一。我就住在车庄，亲自掌握这一带的反“扫荡”准备工作——扩展地道，坚壁清野，整顿民兵和基层组织。

我和小娃经常见面，很快就由熟悉变成挺要好的朋友了。以后，我就索性搬到他的家里去住。

过去小娃家很苦。人口虽然不多（只有爹、娘和他），但是他娘因为平日操劳过度，把身子骨累伤了，经常闹病，劳动不了，只靠爹租种着地主的五亩地，还要不断地打个短工和作点小买卖来养活他们。爹整年地风里来雨里去，辛勤劳动，一家子还是挨冻受饿。小娃他娘认为这是命运不好，所以也烧过香，求过神，幻想着有朝一日时来运转。可是神佛似乎都不管这码事，穷还是穷。“七七”事变以后，共产党来了，由于减租减息和清算斗争，五亩地回了老家，他娘的身体也结实了，加上全家劳动，省吃俭用，小日子越过越上劲了。这时候，他娘才知道了过去受穷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所以一拉起闲话来，他娘就诉说过去的日子怎样苦，怎样受地主的窝囊气；共产党来了才怎样翻了身，光景才怎样好起来。一说到现在的好日子，他娘就眉开眼笑的，临了总要絮絮叨叨地嘱咐小娃：“可别忘了共产党八路军。要不是共产党八路军，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，咱们早就饿死了！”

老路是农会的小组长，还在村公所担任“粮秣委员”。因为他翻了身，思想进步很快，所以不管是领导农民们斗争地主，或是给村公所筹粮敛草，工作都很积极。他也常常教育小娃：“可得好好念书，将来好给国家出力。从前咱们穷人别说上学，就是从学堂门口过过，也得受财主少爷们的气。现在咱翻身了，要不好好用功，可对不起咱们的救命恩人毛主席。”

可是，在一九四〇年日寇春季大“扫荡”时，老路不幸被捕牺牲以后，这个小家庭遭受了重大的打击。幸好有政府和拨工互助组^①对他家的照顾，生活过得还是一样好。

小娃他娘是个慈祥、勤劳的大娘，自从我们搬到她家，她家就热闹起来了。她家里的零碎活——什么挑水、扫院子、给小驴背土上垫脚……我们都包了。此外，还帮她春耕了五亩地，送了十车粪。曹大娘乐得什么似的，经常给我们蒸点白薯，煮碗细杂面汤什么的，慰劳慰劳我们，待我们真象一家人一样。她也常常和我们说起过去的苦日子，说起小娃他爹怎样怎样好，拉扯小娃怎样怎样不容易。“日子刚有指望了，人死了！”她每说到这里，便不能抑制自己的悲痛。当我们劝解她时，她总是一边擦着泪，一边

^① 是当时农民的生产互助组织。

说：

“我不哭，我不哭！哭死了也没用！等把小娃拉扯大了，给他爹报仇！”

老大娘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小娃身上了。

小娃确是个好孩子。他聪明，在学校里又听老师的话，肯用功，功课总是考第一。他参加了儿童团，常听区“青救会”的同志们讲些抗日救国的道理，和布置些儿童团应该作的抗日工作，道理懂得很多。他还是个不错的宣传员，曾经动员同院的二秃哥参加了军；碰见个落后点的不愿拿公粮，他去鼓动一番，就能打通脑筋；给八路军募集的慰劳品，谁也没他多。他的年纪虽小，但在儿童团里很有威信，不管比他大的、小的，都肯听他的话，象一个很有指挥能力的小军官。自从我们搬到他的家里去住，我俩更亲密啦。他每天放学回家，总是要我教他唱歌，或者是给他讲故事。我给他讲过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，八路军打伏击的故事，和小英雄巧计捉汉奸的故事，他都听得非常入神。特别是对于故事里的英雄人物，他羡慕得了不得。每次我讲完了，他总是提出许多问题来问我。他问他们为什么那么勇敢，现在他们在哪里，他们在做什么工作等等，一直问得我不能再解答为止。他也常和我们讲些邻房四舍的情形，

比如：谁家抗属，谁家地主，谁家“顽固”，谁家不“顽固”，他都摸得很清楚。但是，他不大愿意我们讲起他爹的死，每逢他娘一字一泪地向我们哭诉时，也没见他掉过一滴泪。他只紧紧地倚在娘怀里，呆呆地听着。有时眈眈眼睛，皱皱眉头，但在这简单的表情里，我们可以看出：在他幼小的心灵上，是有说不完的仇恨的。不过，当他娘不在的时候，他有时也提出些问题来问我，比如：日本鬼子为什么打进中国来？他们为什么要杀人烧房子？鬼子们是不是也有爹娘？他们为什么那么狠心等等。我对于他提出来的问题，总是尽量把道理讲给他听，但每次讲解似乎都不能使他完全满意。他总解不透：鬼子为什么狠到那么没有人性？他爹脾气那么好，那么喜欢他，为什么无缘无故的给日本鬼子活生生地杀死？我怎么讲似乎也讲不透；他怎么想也想不通。不过谈到怎样对付日本鬼子，他倒有一定的主意。每逢我问他：“小娃，大了你干什么？”他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：

“当八路，给爹报仇！”

是的，千万个娃子的爹娘被日本强盗惨杀了，我们除了向敌人讨还这笔血债以外，还有什么办法来安慰死者和他们的这些孤苦的孩子呢？

“对的，给爹报仇！”我说。因为我相信这仇是一

定能报的!

三 小 侦 察 员

情况越来越紧急，不断传来日寇在铁路沿线增兵的消息。我们接到的鸡毛信也越来越多，有时一天好几封。信上的鸡毛也越粘越多，开始是一二个角上有鸡毛，后来就是四个角上都粘上了鸡毛。鸡毛越多，就说明情况越紧急。看样子，敌人的“春季大扫荡”迫在眉睫了。

于是，我们也加紧了反“扫荡”的准备工作。一方面广泛进行反“扫荡”的宣传教育，动员群众赶紧藏粮食、藏东西，另一方面组织民兵突击破坏公路、挖地道等等。

一天晚上，我和小娃一起去破路、挖道沟。皎洁的月光，照得大地十分明亮。温暖的春风，欢乐地掠过梨林，梨树抖动着枝叶，发出“哗哗”的声响。参加破路、挖沟工作的小伙子们，干的欢，闹的也欢，呼儿喊叫的，热闹非凡。姑娘们也不示弱，她们一边使劲挖土，一边说说笑笑，还不时唱个“孩儿不离娘，瓜儿不离秧，冀中的人民离不开共产党……”的歌儿。每当姑娘们唱起歌儿的时候，小伙子们也总是粗声粗

气地和着唱起来。这歌声，虽然有时不那么整齐、谐调，但却表达了冀中人民跟共产党走和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坚定信念。

一条修有单人掩体的道沟，顺着大路向远处伸展，并且和其他道沟连接起来，形成了一个蜘蛛网。这种道沟，是冀中平原的人民对付日寇的一个创造。它既能障碍敌人机械化部队的进攻，又便于我根据地军民的进退出没。小娃一边挖着沟，一边念着顺口溜：

大道挖成沟，
鬼子发了愁。
摩托不好骑，
汽车不能走。
八路老百姓，
如鱼水中游。
要打咱就打，
要走咱就走。
鬼子白瞪眼，
等着干挨揍。

我们正说笑着，通讯员老库匆匆走了过来。他一

边走，一边喊：

“县长在这里吗？”

小娃耳朵尖，听出是老库，先搭了腔：

“库伯伯，县长在这里！正在给鬼子挖坟地哩！”

老库没顾得说笑话，他气喘吁吁地走过来，递给我一封信说：

“县委的信，有紧急情况！”

我打开信，趁月光一看，原来是县委接到了地委的紧急通知，说敌人在保定、沧州大量增兵，马上要对冀中进行“春季大扫荡”。县委分了工，要我在车庄这个区领导反“扫荡”工作。

我一边看信，一边思索着怎样进一步部署反“扫荡”工作。这时妇联的小李跑来了，她又送来几封四角粘满了鸡毛的情报。这些情报与地委的消息是一致的。

我和小李商量了一下，决定马上召开各村村长的紧急会议，传达地委、县委的指示，并一起研究落实。这时，小娃自告奋勇地说：

“我去通知张庄、李村、窝头！”

还没容我答腔，他撒腿就跑了。

我喊他：

“等等，再找个伴去！”